

斯大林：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華北總工會籌委會編

新華書店發行

的新環境和新的
經濟建設任務

華北總工會籌委會編

新華書店發行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這次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增加得極少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且增加得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為什麼有這樣參差不齊的情形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落後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得更少，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呢？

就是因為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已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卻沒有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

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是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

這就是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一) 勞動力

首先就是要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動跑進到工廠裏來，所以當時在這件事情方面是有過某種自流性。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飢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公式吧？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為有飢餓恐怖，因為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曾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

經根本變更了。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了，所以我們也就再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在這一時期，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了農民分化的現象，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象。最後，我們用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可把農村叫做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做後母，所以農民便留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我們這裏也就沒有『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現象，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的條件。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要做到這一步，就只有一個辦法，即各經濟組織與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們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廠企業，都是很有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繁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林木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色金屬冶煉業等等）。這

當然不是說要拋棄手力勞動。恰巧相反，手力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的。但這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是我們所應實行的一個新穎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否則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我們的新的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是『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各企業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這就是那些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而眷戀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中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為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一件偶然事情，認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將會自行消滅，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下去。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決不會自行消滅。這種困難是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工作，才可消滅的。

總之，任務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二) 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裏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會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裏，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裏，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一季當中，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了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

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裏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市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煞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的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裏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得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終於找到一個能夠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普遍』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的。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

克思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較爲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裏有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份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使各工作人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爲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的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膽這樣辦，結果也就會愈好，因爲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裏，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已做到的，還完全不

夠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以用已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以認為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來妄自安慰。不要用往事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了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安適的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負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夠。他們還要求滿足他們一切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它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勞動力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三個條件。

(三) 勞動組織

上面我已經說過必須消滅勞動力流動性，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中。可是，單只把工人固定起來，還不能概括一切。單只消滅流動性，還是不夠的。除此而外，還須使工人處在相當的勞動條件下，使他們有可能來好好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所以，必須在企業內適當地組織勞動，使生產率能夠一月高似一月，一季高似一季。

可以說現在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實況已適合於現代生產要求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一些企業，那裏的勞動是組織得很不好，在那裏並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協調，而是茫無頭緒，雜亂無章；那裏所流行的，並不是各負專責的情形，而是全不負責和無人負責的現象。

什麼是無人負責現象呢？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以及對機器、機架和工具不負任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當然是談不到什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這種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

運輸業方面已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程度。

不正確的勞動組織，是與無人負責以及各人對所担任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相連得來的。從前，靠這種不正確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時的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在現今生產規模已經擴大，已經有了許多巨型企業的時候，無人負責現象便是危害我國工業的奇災大禍，能使我們各企業內一切生產上和組織上的成績都受到莫大危險。

為什麼無人負責現象竟能在我們某些企業裏根深蒂固起來呢？它是不正當地跟着不斷生產制混進企業中來的。如果說不斷生產制一定要引起生產中的無人負責現象，那就錯誤了。如果勞動組織得正確，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定工作負責，如果指定一部分工人來經常使用一定的機器和機架，如果輪流班次安排得正確，各班質量和熟練程度彼此相等，那末不斷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根本剷除無人負責現象。譬如鐵路運輸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鐵路運輸業中雖實行着不斷生產制，可是無人負責現象却已不復存在了。可以說我們工業企業裏的不斷生產制實行情形，也是如此順利麼？可惜還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為在我們有些企業裏，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太匆忙了，沒有預備好相當條件，沒有適當地佈置質量和熟練程度多少相等的生產班，沒有使每人都對每一具體工作負責。結果就使不斷生產制聽天由命而變成無人負責現象了。

結果在許多企業裏就有紙上的口頭的不斷生產制，以及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就使人們對工作沒有責任心，不愛惜機器，讓機架大批毀壞，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工人說：『我們本來很願意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可是現在既然誰也不對任何事情負責，試問誰『看重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過分匆忙了，因而也就曲解了不斷生產制，把它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要消滅這種情形，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仿照鐵路運輸業方面的先例，把實行不斷生產制的條例改變，使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是在現時還沒有實行不斷生產制的順利條件的地方，仿照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在不久以前所作出的例子，拋棄紙上的不斷生產制，暫時轉到六日生產制，並準備一些必要條件，以便日後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再來實行那不會有無人負責現象的不斷生產制。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凡此一切，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當然都是十分懂得的。可是，他們却甯願默不做聲。爲什麼呢？大概是因爲害怕真情。可是，試問布爾什維克從什麼時候起竟害怕起真情來了呢？在某些企業內，不斷生產制已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於是不斷生產制也就被曲解到了極點，這難道不是實情麼？試問誰需要這樣的不斷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被曲解了的紙上不斷生產制的利益，是比正確組織勞動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發展勞動

生產率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真正不斷生產制底利益重要些，是比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重要些？我們把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取消得愈快，我們實現真正而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也就會愈快，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有些同志認為只要咒罵一頓，說幾句響亮話，就可剷除無人負責現象。據我所知，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時候，只是常常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咒罵一頓，大概是以爲說罷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滅，就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的。如果他們認為單靠演說和咒罵，就可從實際工作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不，同志們，無人負責現象始終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我們自己能夠而且應當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爲我們執掌着國家政權，我們對一切事情都應負責，就連無人負責現象也在其內。我認為，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從事於空談和咒罵，而是親自留在礦場或工廠裏——譬如說——考察一兩個月，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在事實上把那裏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然後把這些企業方面的經驗，傳佈到其他各企業中去，那就會好得多了。就會簡直不知要好多少了。就會是真正爲反對無人負責現象而鬥爭，爲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正確組織勞動而鬥爭，爲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而鬥爭了。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四個條件。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一般工業指揮幹部，特別是工程技術人材的情形也變更了。

從前我國全部工業底基本來源，是烏克蘭煤鐵區。當時，我國所有一切工業區，無論是南俄也好，或莫斯科和列寧格拉也好，都是由烏克蘭供給鋼鐵的。同時，我們蘇聯所有的一切基本企業所需要的煤炭，也是由烏克蘭供給的。這裏我把烏拉爾除開不講，因為烏拉爾當時所有的比重要比頓巴斯小得多。這樣，我們在當時是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幹部的基本策源地：南俄，莫斯科區，列寧格拉區。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我國當時所有的那種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是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的。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另外一種環境了。我認為，現在我們要支持現今的發展速度和宏大生產規模，單靠烏克蘭煤鐵根據地，已是顯然不夠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煤鐵出產量日益增多，可是烏克蘭的煤鐵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也就不得不在東方創立一個新的煤鐵根據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區。你們知道，

我們現在創立這個根据地，不是沒有成效的。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須在西伯利亞本地創立冶金業來滿足當地速增的需要。而且我們已在創立它了。此外，我們還須在卡查赫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創立一個新的有色金屬冶煉業根据地。最後，我們還須開展極廣大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是蘇聯全國利益，各邊疆共和國利益和中心區域利益所要求的。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從前尚覺足夠的那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現在已經不夠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材的策源地已經不夠了，必須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一帶，創立一大批新的策源地。如果我們現在真正要實現蘇聯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那我們就須使我們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

可是，我們並不是需要隨便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瞭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領會這個政策，並決意誠懇把它實現起來的那種人材。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此時工人階級應當造就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即能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向來無論那一個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智識界。蘇聯工人階級當然也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蘇維埃政權注意到這點，所以極力吸收工人階級份子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級學校去

學習。你們知道，現在我國高級學校裏學習的有幾十萬工農青年。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級學校是少爺公子獨佔的場所，而現時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農青年却是高級學校裏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義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能從我們各高級學校裏獲得成千數的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只是問題底一方面。問題底另一方面，就在於組成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的，不僅會有高級學校畢業生，而且還會有我們企業裏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礦井裏的工人階級文化人材。社會主義競賽的發起人，突擊隊底隊長，勞動高潮底實際提倡人，各部分建設工作底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新進階層，這個階層也就應當協同高級學校畢業同志來組成工人階級智識界底核心，我國工業指揮人材底核心。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要埋沒這些富有首倡精神的同志，而要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表現其組織才能的機會，使他們有充實其知識的機會，並且不惜花費金錢來給他們造成相當的環境。

這些同志們中間有不少的非黨員同志。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恰巧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根據事實來確信我們黨重視有才幹有本事的工作者。有些同志認為只有黨員同志才可提拔來擔任工廠領導職務。於是他們就往往埋沒那些有才能有首倡精神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黨員同志提到首位，那怕這些黨員同志才能較少，沒有首倡精神。不